



# 最后一个知青

牛伯成 著



百家出版社

I 247.5  
548

798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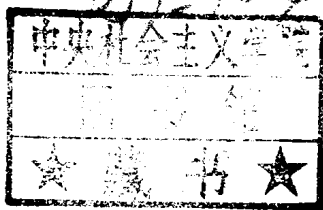
萌芽创作丛书



\*200090285\*

# 最后一个知青

牛伯成



百家出版社

**最后一个知青**

牛伯成 著

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 号)

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875 字数 181,000

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500

ISBN 7-80576-160-4/I·60

定价: 4.00 元

# 奉 献

——《萌芽丛书》新一辑总序

曹 阳

有人向生活贪得无厌地索取；有人向生活赤诚无私地奉献。

对文学怀着赤子之心的年轻作家们，向人民源源涌地奉献着自己的新作品。《萌芽》月刊复刊十年来，发表了他们各类文学作品逾一千五百万字。三千多名作者中间，有六十四名佼佼者已在已办的六届“萌芽文学奖”评选活动中获奖。其中的彭见明、刘舰平并同时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，曹明华荣获全国散文(集)奖。

六十四名获奖青年作家，绝大多数没有出版过第一本书。可是，他们的作品不仅在《萌芽》的作者群中出类拔萃，就是在全国的青年作家群中也是一支成绩斐然、潜力深厚的生力军。

生活似乎常常过于严酷：赤诚无私的奉献者们的第一本书千呼万唤不出来，而厚颜无耻的索取者们的低劣图书却充斥于市。毋庸讳言，这里既有当前国民经济困难的客观原因，也有人为的种种因素，造成出好书难的困境。

“患难见真情”。“患难”确乎是一面明镜，常常可以比平

时更清晰地照见各种人的嘴脸。君不见发国难财者有之，两袖清风者有之；丧天害理者有之，正道热肠者有之；玩弄文学者有之，献身文学者也有之……。“患难”对于一切善良、正直的奉献者来说，还会产生一种非常的凝聚力。他们一旦相遇，肝胆相照，相濡以沫；便会团结起来，冲破束缚和困难，创造出巨大的成绩以至奇迹来。这已经被人类自己的奋斗史所证明。

在“出书难”困境面前的作家们，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：蜕化成为堕落文人呢，还是坚持当一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作家？一切真正热爱文学事业的青年作家们，作出了对人民忠贞不渝的旦旦信誓。他们是日见复杂的文学队伍中最有生气、最有前途的部份。他们是文学战线上一群最可爱的奉献者。

最关心这一群奉献者的，是他们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鉴赏者——满腔热忱却钱囊羞涩的责任编辑们。《萌芽》的编辑们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在文学道路上艰苦跋涉的年轻作家们，念念不忘要帮助他们实现出版第一本书的渴望。许多编辑同志把自己出书的要求置诸脑后，却四出奔走呼吁，力争克服种种困难，恢复出版《萌芽丛书》。这里跳动着编辑们的赤子之心：热望对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。

出书难，出《萌芽丛书》更难的信息，传播到任务繁忙的经济战线，震动了许多有识之士。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企业家们，立即伸出热情相助的手来，支持萌芽杂志社成立了董事会，成为《萌芽》强有力的经济后盾，力促《萌芽丛书》恢复出版，使《萌芽》名符其实地贯彻实现庄严的书刊宗旨：继承鲁迅先生办《萌芽》的传统，在文学战线上造成大群新战士。这里

也跳动着企业家们的赤子之心：热望对文学战线上的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。

百家出版社的编辑们，和《萌芽》的编辑们，跳动着一样的脉搏，对青年作家们怀着同样的热忱，最终促成了《萌芽丛书》新一辑的出版。

《萌芽丛书》新一辑八本新书，定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前后问世。其中包括五本小说集、一本诗集、一本散文集、一本评论集。作者全都是历届“萌芽文学奖”的获得者；集子都是他们的第一本书。

这是对于奉献者们的奉献。

这是奉献者们对祖国、人民以至人类文明的奉献。

这是作家、编辑、企业家中的奉献者们，凝聚起自己的力量，克服困难，创造出好书新成果的一声呐喊！它在我们的奋斗史上将建树起一座纪念碑。

在等待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《萌芽丛书》新一辑的八本新书作出客观评论之前，对于这一令人热泪盈眶的奉献，我受《萌芽》编辑同人们的嘱咐，记下这一段难忘的历程，但愿作为一面镜子留存世间，并权充总序。

一九九〇年六月写于上海

## 目 录

苦舟 .....	1
沙荒 .....	100
热土 .....	161

# 苦 舟

## 第 一 章

牛车慢悠悠地走着，沉重的木轮歪扭扭地转动，忽快忽慢。木轴里少了油，吱吱地呻吟个不停。车上装满行李。被褥赤黄，外面裹了同样赤黄的羊毛毡，透出一块块烟油样黑褐的水印。唯独我的行李包着块硬脆的塑料布，单薄薄浮摆在最上边。

天寒地冻，又刮着凛冽的北风。那风怪兽似的，嗷嗷地吼叫，掠过光秃秃的沙梁沙岗。天涯浑黄，连太阳也昏惨惨，没有一丁点热力。

一连几天，我们都在这沙漠和荒野接壤地带走着。嵌进眼里，都是些高低不平，连绵不绝的沙岗子；被沙岗阻隔成一块块，摇摆着白茅的荒草甸，甸子里零零星星冻成冰砣砣的咸水泡；再就是漫洼里一丛一片的红柳和稀稀疏疏歪七扭八的疙瘩榆。除了偶尔有一两间被牧人遗弃的马架子房，几乎看不到村庄。

我们一行十人，散羊似地跟着牛车走。粗硬的沙粒子打在脸上，尖刀子一般。一个个都低着头，手儿揣进袖筒，弯腰



躬背的。没人坐车，连赶车的刘福都抱着鞭杆跟在牛屁股后头。他们都是走路走惯了的人，我却不行。脚走肿了，大腿根里又生出两个瘰疬疙瘩，十分地受罪。人家都有狗皮帽，穿着毡靴头；唯独我，是不禁风寒的旧绒帽，黑眼黑帮黑胶底的棉靸鞋。北风打来，隔着帽子就能把耳朵冻僵；脚下也早生出两块冻疮，流浓滴水的，又同线袜子粘成了一个。我唯一的优势，是捂着个已经变得灰黄的大口罩。

“戴那干啥？驴箍嘴似的，不捂得慌？”蔫儿巴叽的刘福不止一次问我。出来第一天，他就相中我的口罩，想讨去补他飞了花的棉袄里子。

我不搭理，专心走我的路。

下乡不久我就明白了这些人们的品性，对他们可是心软不得。心软了，什么都会讨了去，再不会还。我的旧帆布裤子、军用水壶、带剪子的小刀、细眼网兜，甚至用空的墨水瓶、削秃的铅笔头，都未能免遭厄运。渐渐地，我才学得聪明起来，对旁人冷眼相观，一毛不拔。

刘福家的确穷，他脸上干黄干黄的，眼皮儿薄得几乎拢不住大眼珠子。脸颊也特别长，尖尖的下颌骨楞子分明。他害过肝炎，拉了一屁股帐。人虽熬扯过来，黄下去的脸皮子却再没回缓上来。尽管如此，村里人还都说他有福分，因他有个好女人。那女人比他面嫩十岁，脸上身上丰丰满满。下地干活，女人中数她衣着破旧，脸儿却数她洗得白净。村里大男人都爱跟她嬉闹，说些半荤不素的双关话。开始我不懂，经人点拨才明白内里隐着的含意，再听到时，心中便生出一团怪异的感觉，随后又很厌恶，觉得这里的男人都是猪狗。刘福的女人面善，胆大的男人就敢当了众人面对她动手动脚，抓抓捏捏的。

也许真事真做了，也许假事当真了，反正刘福家出了祸事。那天下午，刘福吵闹起来，一柴刀砍在女人腿肚子上，翻开三四寸长的血口子。女人杀猪般嚎叫，惊动了许多人。刘福一声不吭，用锅灰把伤口掩了，扯块布条子扎起来，然后往屋地上一蹲，巴嗒巴嗒地抽烟。满屋人都不言语，也都巴嗒巴嗒地抽烟。那女人哭声小了，只低声地哼唧着。大秃子吴荣站起身，把烟袋嗑了，皱皱眉头说：“刘福，让她这一回吧。”说罢，抬起屁股就朝外走。人们忽啦啦跟着，都朝外走。我本来已经走出来，一扭头看见他家姑娘小翠花在草棚子里哭，不由站住。翠花也看见了我，把辫子一甩，掩了脸，哭得呜咽咽的。我觉得可怜，走一程，又折回，对刘福说：“你那法子不行，会感染的，送公社卫生院吧。”刘福脸色蜡黄，呆愣愣的，望着我摇头。我知他舍不得花钱，便拍拍自己的腰说：“没钱咱周济你。”他还是摇头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不是不想接那钱，只是怕事儿张扬得太远，失脸面。他女人的腿果然烂了，一个多月没做上疤。不能下地为他挣工分，反添了许多支出，刘福的脸又瘦下去一圈。不过，我没再动那份子恻隐之心。那天是一时感情冲动，事后又庆幸自己，到底没做那种软心肠的傻事情。

这地方穷，汗珠子不值钱，苦干一天挣不下三毛两毛，家家都欠生产队的口粮款。穷，便更觉钱是好东西。咱们知青干到年底仍凑不足回家探亲的路费。若不是日子过得太艰辛，大秃子吴荣不会带队来割麻黄，刘福不会抛了病怏怏的老婆来赶牛车，我也不会一咬牙，跟着来这鬼地方受洋罪。

昨晚路过最后一个牧民村，住下了。那冷僻的小村只十几户人家。房子间距都很远，显得稀落落的。清早起来，看好

那儿有个收购点，木栅栏围起的草场子上赫然堆着黑森森的麻黄垛。几个穿皮袍的蒙族人正用大轮子机器打包。大家都看热了眼儿，心里痒痒的，知道离那块出产麻黄的宝地不远了。大秃子打发刘福和二顺子去问过：一尺长的麻黄一毛一斤，一尺以下的一律三分，价格是统规的。大秃子就黑着脸骂一通臭街：“我日他娘，民国那年背出一百斤还能换两块光洋呢！奶奶的，两块光洋哪，那可是值钱多了！”骂归骂，大伙儿盘算一阵，仍觉有赚头，这一日里，脸上就都有了些个活气。

今日就没了路，牛车尽在大荒原里走。沙梁沙窝越来越稠，荒原也越发显出它的本来面目。举目北望，自脚下直铺天边，横卧着数不尽的沙梁沙岗，重重叠叠的，似乎永无尽头。风，就从那遥远的荒原深处生出，低低地喧嚣，尖厉地呼号，透着一种威胁，透着一种警告。太阳惨淡昏黄，这荒原便愈加古老而神秘。望着望着，心底就钻出一缕恐怖来，不知我们要走向哪里，不知前方会有什么。思着想着，便被这荒原的雄浑所震慑，不觉失魂落魄，胆颤心寒。

太阳迅速向西天垂去，变得血红。天空幽远朦胧，嵌着大朵大朵绛紫色的浮云。荒原被这紫气笼罩了，一切都暗淡下来。我们一个个疲惫不堪，漫无目标地走，饿了一天的牛“黑月亮”也哞哞地叫。

太阳极快地落了坡，广袤的大地顿时堕入一片黑暗。在这渺无人烟的荒漠里，自然没个投宿的去处，大家便在一块背风的洼地里停下来。刘福把牛卸了，打上绊脚，放它去啃荒草。大家七倒八歪，靠牛车坐着，一个个骂咧咧地摸烟荷包装烟袋，情知要露宿了。

“咋的？都他娘的起来！”大秃子牛眼珠子翻着，吆喝牲口

一般。

人们静下来了，不再嚷嚷，叽里轱辘地爬起。只有我仍旧坐着。我那腿和脚，仿佛不是我的，一坐下就再他妈不想动。

“那是哪个？”

“哪个？你看不见吗？”我没好气，说话也不中听。

“娘个屁，出门在外，哪个也甭耍奸滑！想着让旁人侍候，趁早回去！”

我被骂得狗血淋头，真想跳起来揍他那张扁脸。思思想想还是忍了，勉强地站立起来。

大秃子嗷嗷地喊，打发我们去捡柴禾拾牛粪。大家背了篓子，无精打彩地散去。

月黑头的天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别说草棵子里稀拉拉的干牛粪，就是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的。随便兜了一圈，脚没停，腰没猫，又背着空篓子转回来。

孙旺才已燃起两堆火，在那儿解行李。人们陆续回来，有的居然拾了半篓子牛粪，还有干树枝什么的。只我空手而归。大秃子省却了主语地骂：“骡子个屁。”我只当不懂，不搭理他。反正有火大家暖和，牛粪也是大家拾的。再说，老子好歹还出去转一遭，你他妈大秃子动也没动，倒先占了个背风的好位置，又把车上唯一的木板霸过去，铺了行李——到底谁他妈的要奸滑？

大秃子不是东西。他是我见过的最不是东西的农村干部，生一张肉乎乎的大脸，朝天鼻，母狗眼儿，看人时一翻一翻的。他当过村支书，说一不二了十几年，四清时下了台。人们原说他游手好闲惯了，干庄稼活怕是要“落配”的。不成想只一年他就又蹬了上去，当了生产队副队长。他好似天生就是

管人的胚子，大伙儿都惧怕他。他总黑着我们知青。这一路就找我的茬口，骂咧咧的。我也特别腻烦他，见到那张胖大臃肿的脸就觉得讨厌。

牛粪火烧得正旺，再捧上干树枝，劈剥剥的。我披了棉被，候在火堆旁，翻来复去烤我的脚。孙旺才坐在旁边，在地上挖个小灶坑，吹火烧水煮茶吃，一边唠唠叨叨说起古来。

他这人乐天派，整天笑呵呵，未见有过发愁的事儿。他满脸络腮胡，一双小眼睛，招风耳，大嘴叉。那眼睛一眨一眨的，说聪明可以，说狡猾也对。他爱神聊，天底下地上边的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一通海吹能把死人说喘气儿。而后又一本正经：“一千斤的牛，两千斤的皮，反正吹牛不纳税呗。”

这一回，他又拉起他大大<sup>①</sup>当年到漠北盐泡子拉大青盐的故事。这故事我早听过，他大大回来时冻死了。按他的说法，就在这一带荒漠里。

“……人哪，到那时节是他娘的屁。老爷子放着盐车不管，漫野地里找石头，着衣襟儿兜着，聚成一堆儿，就把那冰凉帮硬的石头当火炭儿，在上边烤他的手，又烤脚烤身。那石头有啥火力，老爷爷却觉得热，热得他把青布棉袄扒个精光，一边哈哈大笑……”

“那阵子你刚几岁，咋知道得这细？”绰号老骡子的魏七叔问。

“老爷子的事儿，咱自然知道。那是一星点儿也不会错的。”

牛粪柴禾都不多了，因我填得勤。大秃子又要骂，孙旺才拦住，一个人背着筐篓去了，没一袋烟功夫就背回尖溜溜一筐

<sup>①</sup> 华北一些地方人将爹称为大大。

婆牛粪来。大家都惊奇。孙旺才卖了个关子把大伙儿聚拢来，神秘地眨巴着小眼睛：“这沙梁子北边，你猜怎么着？嘿，鼻子尖底下就有间马架子房。奶奶的，还有口水井呢！”

所有的人，都一下子高兴了起来。

## 第二章

马架子又叫牛铺，草原上常见，是游牧人临时居住的小屋。低矮、简陋，沙土打墙，草把盖顶。房只一间，南墙上开出一窗一门，进屋就是土炕。

牧草茂盛之时，牧人赶来牛群马群，拉着衣食品，在马架子住下。牧草吃尽，便迁徙而去，奔另一处牧场，待这里牧草养肥之日再返回。这一带靠近沙漠，牧草不好，那牛铺看样子已许久无人光顾了。门窗卸了去，墙皮剥落，屋角露天，炕也塌了大半。昨晚大家横七竖八挨过一宿，今早起来第一件大事就是收拾房屋。我真服气这儿人们的活力，他们总有办法。孙旺才烧了一大锅热水，把冻得硬帮帮的土块洒开，和成稀泥。屋角的窟窿堵了，窗子用草席掩遮起来，炕也重新盘过，泥土里掺些个牛粪，抹在炕面子上，又架起火来猛烧。屋子里渐渐有了暖气，马架子房象个“家”了。

屋外，无遮无拦，出门便是无边的旷野。

我和二顺子被派去舀井。那井水恶臭，黑红黑红的，象酱油汤子。柳条压成的井壁上，竟住着十来窝麻雀，惊得“扑楞楞”乱飞。舀了半晌，井水清亮了些，却依然臭味难闻。无奈，就用这井水煮了饭。饭是臭的，米汤更臭。满屋都是令人窒息的饭的滋味儿，只能硬着头皮往里灌。直到饭盆空了，腹中

坚实了，才敢睁眼，腮上居然挂着两行泪。不想喝米汤，更不敢喝水。直渴得嘴唇干裂，一天一夜只解一次小便，小便的颜色变得赤红。那时，才肯去喝，不再觉得臭，反有些甜。

在这儿安营扎寨，牛铺就是我们的家，家中只十个粗壮的男。没有女人。家是单色的。自然也有了分工：大秃子是“酋长”，刘福仍赶车，二顺子做饭。余下的人都瞪着贪婪的眼睛，奔出去寻找麻黄。

其实不用找。这地方便是被称为麻黄窝的宝地——沙岭子。天黑时大伙儿谁都没留心，那草丛丛里便生着一墩墩一片片的麻黄草。牛铺之北，有一道起伏的白沙梁，城墙似地耸起，向东向西蔓延。越靠近沙梁，麻黄丛子便越多越密。人们几乎立刻就迫不及待地挥动起小镰刀。我还是“改造”得不彻底，没有立刻就割，独自一人，朝那道耀眼的沙梁奔去。

踩着松软的、被风吹出波纹的细沙，一步步地向上攀登，踏上沙梁的脊背。我立刻惊呆了。沙梁那边，不再有低伏的草甸，不再有星罗棋布的小水泡；这沙梁本身也不再是孤单的三排五排沙丘沙岗，而是无边的沙海！沙海，那才是真正的沙漠，辽阔、壮观，雄浑而又苍凉！没有风，太阳高照，天空很蓝。远远近近大大小小不可胜数的沙丘伏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编织成一幅无比壮阔的图案。满眼白沙，在阳光下闪烁，直铺天边。我又一次被震撼，高高地举起双手，几乎就要跪倒下去，向自然之神顶礼膜拜……

“喂，苏锐——你小子傻愣个啥？等着老天掉馅饼哪？”孙旺才远远地喊。

我转过身，耸了耸肩上的背篓。那些人全在我的脚下，一个个脊背朝天，动作飞快，前后左右敏捷地转着身子。

我被点醒，胸中也流淌出一股热切的渴望，大步流星地奔下来，寻个麻黄密实处，蹲下身子。

哦，这就是麻黄草，大片大片，或疏或密伏在我身前。

来之前，我翻过王春丽的那本《中草药》，专门看过关于麻黄的介绍。那上边说“麻黄，常绿小灌木，茎细长，丛生，带红紫色，是重要的药用植物。茎中可提制麻黄素，为白色结晶的生物碱，溶于水，能兴奋神经中枢，松弛平滑肌，可治疗哮喘、鼻炎、荨麻疹等……”当时，我和王春丽大笑，以为不是书中印错了便是老乡说错了。那麻黄既为常绿灌木，就该生长在南方，而且它在我想象中有半人高。

妈的，原来是我错了。它们就生长在千里冰封的塞北，而且矮矮小小，混迹于杂草之中。不知夏日里是何模样，这隆冬，如同沙土里生出的松针一般，两三毫米粗细，四、五寸至七、八寸长短，寸许便生一节。密实之处似一丛丛韭菜，稀的地方象山猫胡须。那麻黄的表层有一层蜡质，滑腻而有光泽，抓在手里沉甸甸的。色彩也美，每一片都不同：棕红、橙黄、绛紫、浅绿、深绿、墨绿，如玛瑙，象翡翠……

这里，是麻黄的王国，是它们自由繁衍的乐土。我们来了，就成了最疯狂最贪婪的入侵者。一个个瞪着血红的眼睛，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割倒，统统装入自己的背篓，背去换钱，换我们勾心扯肺爱不释手的金钱。

或许，这便是它们存在的意义。

“唰唰唰唰……”手臂挥动，镰刀一闪一闪，它们便成片地倒下。不觉腰酸，不觉脚疼，一口气割下去，心中只默默地盘算。

麻黄三分一斤，最好能割到七十斤，三七两块一……一百



斤更好，那就三块。扣去每日一块五交生产队买工分，净挣一半……要是再多，那……

劲头越发地涌出来。于不觉之中天色已暮。

割下的麻黄实在不少，背篓装得实实在在，上面冒出的比篓里的还要多。细心用绳扎好，靠在沙坡上。妈的，好沉，我竟顶不起来。心里兴奋得咚咚直跳，篓子越沉心越美，这是自己的。另找个更陡的地方，借助身前一棵小树，才硬拉着站起身。

天空只剩下最后一缕青紫色霞光时，我才回到“家”。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头上蒸腾着热气。别人早回了，背的不是一趟而是两趟。我再卖力，也比不过那些比我更疯狂的人们。

他们把麻黄卸在一块用火烧过的空场子上，每人一堆。大秃子占了最上风头，其余向下排，指给我的位置在最末。割下的麻黄是同杂草混在一起的，需要象扬场一样把它们分开。麻黄重，几乎垂直落下，杂草便随风飘了去。我凭什么受这份气，吃他们刮来的草沫子？

我另辟了块领地。妈的，故意选择了比大秃子更上风头的地方。摹仿着他们的样子，把麻黄举过头，抖动着，让它们撒下来。风把杂草吹过去。

“苏锐，你小子存心哪！”大秃子立刻火冒三丈。

我不理他，照干不误。

他“腾”地转过身，脸涨成青紫，骂咧咧走来，握着铁叉子，竟要扬我的麻黄。

“我看你他妈的敢？”我大吼一声，跳过去，用镰刀指点着他肥肥的鼻子尖。